

東洲草堂文鈔

東洲艸堂文鈔卷六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題跋

跋阮相國藏齊侯壘文拓本

說文譌禱也絜功德以求福也誅諡也按譌誅古通用絜功德以求福與絜其行事以作諡其義一也許氏於譌字下引論語譌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今論語正作誅是一字矣自王后國君夫人有諡大夫妻不得有諡則亦不得有譌矣此云齊侯女譌者特爲表異也齊侯爲喪其口喪字从昭从犬从亡無可疑者惟𠂔字不可識其爲姑爲姊其左侶𠂔其右又侶古字難以言之蓋卽指孟姜孟姜陳桓子無宇之妻也齊侯有孟姜之喪然禮諸侯絕期齊侯於孟姜不當有服以其夫與子相繼執國命

君不能不爲之服也曰命大子口口告口宗伯聽命於天子者
重喪服且陳氏固欲得請於天子也曰期則爾期余不其喪者
言爾欲服期則服之余不汝違也女受口歸口口者女謂使人
曰爾齋受御者爾指齊侯令其齊衰受御也裳下緝曰齊禮喪
服疏衰裳齊說文作齋此作齋從止正裳下緝之義齋受御者
謂期服也齊侯拜嘉命於天子者得服期何爲嘉命陳氏則宜
以爲嘉命也因而大舞鼓鍾皆得請也璧玉玉之善者備玉者
備之言服古備服通玉可佩服者也此備下脫玉字司于大舞
司誓于大司命者大舞大司命皆天子官言受職司於大舞者
請得賜樂受誓戒於大司命者請得賜命也大舞司命周禮易
其名耳用璧兩壺八鼎于南宮者齊侯祭桓子孟姜也子用璧
二備玉二司鼓鍾一肆者桓子之子祭其家廟也齊侯既齋桓

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篳口者言君爲臣喪服齊衰期則人民都邑益彊盛也舞用從爾大樂卽所請於大舞者也用鑄爾鉞鉞卽請於大司命者也羨鉞二字脫失不可識用御天子之事直曰陳氏爲王臣矣桓子孟姜用乞嘉命用包眉壽萬年無疆用御爾事者爲陳氏頌禱無窮之詞也陳桓子無宇蓋先卒此齊侯自爲孟姜服期而云齊侯旣薨桓子孟姜喪者恃權怙寵之詞也此齊侯蓋景公景公之時陳桓子無宇已卒陳僖子乞事景公得齊眾心宗族曰彊景公不能制詳見左氏傳及晏子春秋此器之作亦無忌憚之甚矣悼公之立簡公之弑端見於此余昔釋器爲喪字襲定庵謂古無因喪而受嘉命者亦無以喪祭而包眉壽者豈知陳氏正因齊侯服孟姜之喪而侈言其貴盛奚問禮之吉凶哉因孟姜而作是器器歸陳氏不得復屬

之齊侯亦不得竟屬陳氏余因定爲齊孟姜壺丹行搖元作此
釋文攷訂一豁從前紛蔽使許印林陳頌南徐問遽曹秋舫吳
子苾諸君見之當同稱一快也壬寅六月二十六日邳州開次

阮相國藏齊侯壺文堇字攷二則

許書恒字下云水在齊魯間此段爲桓字如檻泉亦作濫泉朽
亦作汚汙亦作桴之例耳堇下一字相國師定爲夏字精確
之至然則堇一字爲人名如陳君說子上是支字竊意支子堇
卽武子疆也按許書堇堇黏土也从黃省从土古文堇从黃
不省因黏土故从土則从黃爲从其聲矣內則塗之以謹塗鄭
注謹當爲瑾也瑾塗塗有穰草也瑾卽堇字鄭讀必與穰爲疊
韻則是堇字古音正與疆同字本从黃从土黃本从田疆字亦
从田从土形近音似得相通段此銘从古文作堇卽疆字也








巨斤切之音於古籍無徵蓋起於後世矣又許書𡩺下出𡩺云或从土𡩺聲按𡩺从弓𡩺聲則𡩺是或體不得轉从𡩺聲當是从土作𡩺俗誤爲𡩺耳武子之名蓋本作𡩺通作𡩺俗作𡩺或竟𡩺字移土於下作𡩺里因形聲皆似𡩺而誤作𡩺轉誤作𡩺未可知也金石文字往往足訂六書經史之譌敢附凡見請正戊戌夏

按左傳昭二十六年冉豎射陳武子以告平子平子曰必子𡩺也杜注子𡩺武子字夫名𡩺而字子𡩺音義皆相近史記田敬仲世家作武子開按開从开聲古音又與巨斤切之音同部是武子名𡩺亦名開而字子𡩺也或作武子𡩺者誤字爲名又誤𡩺爲𡩺耳又齊世家索隱引世本陳桓子無字產子𡩺𡩺產子獻獻生軼是陳桓子之子開與乞之外尙有子𡩺也惟云子𡩺

子獻而下第云鞅疑暨獻亦是名非字子字連上讀

又按魏文侯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此器有天子之事云云竊意田太公始為諸侯告於桓子孟姜之廟多天子之命而作是器也惟太公名和不名留姑記之以俟有會通其說者

跋積古齋藏王復齋款識摹本

按第一鍾首一字似魏字下從土猶從山之意第三字似擊字右及字甚明右上作下作又古又手一也右樂末上似舞字此似半字上半卅之省下半匕之變古退字下从匕也季嬭皆似舞字鼎疑當作季鼎尊字合於為字古揚字作之省上云錫鼎馬兩故作季鼎寶尊彝一器兩目鼎字不得前以為貝後以為員合女為敗也楚公鍾自左而右第一行

是甲申字楚公下一字以旅字按旅古文止加旅說文
小篆作旅从从旅旗之旗於蹇之貌此上作止正
象旌旗於蹇下則古文旅之省也第二行以雨器吳雷是器
之名以雷即戡立戈在上八克古文克或作克此其省也第
三行以仲字楚公之字公下以旅字斷非狂字也第
四行以疑即不亡字按旅者莊王名莊王滅舒蓼盟吳越而
還見左傳宣公八年據經文事在六月其七月甲子日有食之
杜氏云月三十日食然則八月朔為乙丑二十日為甲申此云
八月甲申正八月二十日也即此作鍾之曰因始盟吳故器名
吳雷凡器有雷雲者皆可稱雷也戡克云者蓋即滅舒蓼事稱
楚公者或自問鼎後暫去王號如熊渠畏厲王亦暫去王號也
是為楚莊王鍾似無疑義矣

孫淵如觀察所藏鐵敦亦記楚王平吳是其類父已鬲首

行乃是戎字左略象立戈形一仲傅父鼎之是乃字下師餘
鼎正證也儀徵相國師出示此冊卽所見記請誨定他日並乞
將宋拓原冊賜觀不勝冀幸時丁酉小雪日

秦公鐔鍾文攷爲程蘭川作

自程氏瑤田見是鍾於河間紀氏定爲周公鐔鍾爲之釋文攷
訂且據以攷晁氏爲鍾之制文載通藝錄中阮太傅師據拓本
載入積古齋鍾鼎款識釋文皆從程氏惟乙亥誤作丁亥易鐔
爲錯易鐔爲鑄易悌爲怒易佞爲冢錯字鑄字怒字皆當从阮
佞冢則皆誤也程蘭川兄見示初拓本有桂氏未谷江氏秋史
孫氏淵如題記桂氏旣手錄程氏釋文而訂之曰非鐔字
鑄非擇字鐔非龔字錯非錯字江氏釋爲邾定爲邾悼公
鑄之器謂畏威義複改釋爲爲疑義同肅訂字爲怒訂

𠂔字爲墜又引莊氏述祖云古文龍从𠂔象形或加彡象
鬚此𠂔上有日蓋象角孫氏改釋𠂔爲聖字不知从耳从
心之聽字已見於汗簡也桂氏自謂附程氏諍友之末江氏又
云附未谷諍友之末余生也晚若程氏莊氏桂氏江氏孫氏皆
不及爲之諍矣昔過揚州見阮師而質之曰此秦武公鍾也厥
左證在秦本紀阮師潏然之且曰蓋作一翔竇文字糾吾積古
齋之誤乎余唯唯退因循積年未著於篇今見此精拓請申繹
其說曰首曰惟王正月初吉乙亥者武公卽位在周桓王二十
五年二年爲莊王之元年十七年爲釐王之元年此所稱王不
知於桓釐二王何所係列國器罕繫王月者若楚曾侯鍾云惟
王五十有六年且直稱惠王紀年矣獨此器書王正月者秦自
非子以主馬爲附庸封秦厥後西戎反王室秦仲誅之犬戎與

申侯伐周殺幽王襄公救之平王東徙維邑襄公以兵送之平王封爲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至文公收周餘民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周太史儋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其書王正月與魯史同意宜也𠂔字爲秦字無疑从丰从𠂔从禾甚瞭上从艸者與古文从艸同意也武公之名不見於史記本紀年表及世本幸得此器著其名矣釋其吉金段𠂔爲擇者𠂔象兩手與一手字得通用也玄鏐者爾雅黃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說文鏐下云金之美者與玉同色況鏐更其美者乎禹貢鏐作璆璆與鏐同義璆爲梁州之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地與雍州連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宜得此美金矣韋昭郭璞皆以鏐爲紫磨金此云玄鏐玄紫色近也說文錯金涂也玄鏐爲質赤金涂之謂之赤錯也用鑄乃銖鍾知是錯非鑄者汪氏鍾

鼎字源於𩺰下重文出𩺰字而鑄字重文有𩺰字𩺰蓋
𩺰之省矣字典皿部鑿字注云字彙補與𩺰同見石經所謂
石經不審何指未可據也目乍其皇祖皇考者乍卽肸字說文
肸祭福肉也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此得
以孝孫肸其皇祖皇考者戒且慶之詞也秦文公四十八年太
子卒賜諡諱公諱公之長子爲太子五十年文公卒諱公子立
是爲甯公立十二年卒長男武公爲太子此皇考卽甯公皇祖
蓋諱公而上及文公也諱公雖得諡而未爲君固當祖文公矣
甯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立出子出子立六年三
父等復賊殺出子立故太子武公武公三年誅三父等此云余
畏龔威忌者畏字有德公鍾可證龔字省作龔非段龔也威忌
者威壘弗忌也皆二名舉一如左傳晉重檀弓言在不稱徵之

例三父蓋宗族故諱之畏讎威忌有戒於前事也居華下三年始誅威忌等其謀悞矣故云爾也江氏改釋周字爲邾又云畏威意複可謂善疑惜未一檢秦本紀也怒穆不弔於乃身弔力字於弔字爲近爾雅怒思也穆穆敬也怒穆猶怵惕惟天不弔微懼之至也鑄其鉤鍾以卹其祭祀盟祀祭祀正祀也盟祀盟詛之祀也春秋尙盟誓秦楚尤重之觀呂相絕秦書及秦詛楚文可知言卹者仍戒懼之詞也以樂大夫以安士庶子按秦風車鄰箋云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駟鐵公之媚子傳曰能以道媚於上下者箋云謂使君臣和合言襄公親賢也黃鳥序云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也晨風序云康公始東其賢臣權輿序云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秦風十篇皆言君臣之際其君臣同心教俗自然故一鍾之銘不

忘大夫士庶子也脊爲之聽者國語單穆公曰耳之察蘇也在
清濁之間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
乎生故聖人慎之又曰聽和則聰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
而量之以制此慎爲之聽之義也元器其舊武公本以太子廢
復立誅亂得守故物故云然也哉公眉壽哉古通載通茲通自
此音義當如自哉自皆有始義伊訓朕哉自毫哉自字連用則
自爲語詞此哉字獨用則兼自字義哉公眉壽者使君壽考之
意也秦邦是保以下幸且美之詞舊壽保爲韻若以哉字連上
句則公眉壽三字爲不文也阮師藏周公望鍾嘗賜拓本余細
繹之蓋武公之弟德公之鍾也其文曰惟王九月初吉辰在乙
亥秦公口此字不可辨然非望字鞞乃吉金玄鏐口且自作蘇鍾曰余畏
此字直作畏與前鍾異鞞威忌盪辭蘇鍾二錯台口口呂口大夫呂口諸

士至于萬年分器是寺阮釋亦誤秦爲周玄鏐下作昔呂未確
呂其屯於穌乍天七字亦未確也按武公卒德公立元年初居
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立二年卒其元年當周釐王
之五年二年當惠王之元年惟王九月不審何屬亦云畏韓威
忌者親見威忌等弑立之旤故此語與武公鍾同然事隔已遠
故戒詞不甚也分器是寺寺卽時字蓋祠鄜時所作卽以是
器分置焉非初封之分器也武公云元器其舊可作初封分器
解矣兩鍾相證厥義益審矣日辰皆乙亥者少牢饋食禮來日
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鄭注引禘於太廟禮日用丁亥不
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賈疏引月令
云乃擇元辰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天倉
祭祀所以求福宜稼於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鍾鼎

日辰多用亥蓋同斯惜也

攷工記鳧氏爲鍾若欒銑于鼓鉦舞甬衡旋幹篆校景隧諸名
釋者詳矣惟銑閒篆閒鼓閒之說注疏家皆未了了戴東原氏
攷工圖亦視閒字爲贅文至程氏自立圖說而兩銑之閒兩鉦
之閒兩鼓之閒始有的解其言云鍾口空無物可指以寫其縱
橫大小之徑於是指其兩銑之下端與其兩鼓之下端而命之
曰銑閒鼓閒此實得古聖賢立言之妙至謂此鍾銑十銑閒八
鼓閒六舞脩六皆與鳧氏合惟鳧氏鉦八以銑十除之其二當
鼓與于其也今則鉦與鼓其八于之空處專得二微有異耳按
古人制器之灋本不能齊同況此秦鍾非周鍾焉得概以鳧氏
法繩之乎程氏又云凡器有內外則銘在內有底則銘在底此
銘當爲鍾之後一面也按鳧氏于上之攢謂之隧注云攢所擊

之處攢敝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侶乎隧臯氏又云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圓之注云厚鍾厚按鍾旣橢圓明有兩面所擊處必正面也近所見鍾銘拓本於上需紋全見無隧形知古鍾制惟正面有隧背面無之刻銘在背無疑義矣

跋秦公堅鍾文拓本

積古齋釋此爲周公堅鍾蓋非也秦字明非周字實是秦字無疑蓋秦德公所鑄器也史記秦本紀武公爲太子甯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賊殺出子立武公三年誅三父等武公卒立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以犧三百祠鄜時卜居雍積古齋所載周公零鐘余旣據畏龔威忌爲指威壘弗忌定爲秦武公鐘此亦有畏龔威忌之言而其詞較彼爲簡緩者德公親見威忌之專

及武公之誅邪定亂特其事已遠故無怒穆不象于乃身及元器其舊等語也德公始作鄜時此鍾蓋爲鄜時而作故云分器是寺武公德公之名不著於本紀賴此器以存然此鑿字尙未甚明瞭古鍾鼎皆鑄款此乃鑿畫爲之其細如絲與中原制度殊矣宿遷舟次

跋秦公玗鐘文拓本

余旣辨正周公簠鐘周公望鐘皆爲秦公鐘矣不意復得此秦穆公鐘也此秦公下一字作玗經傳中載穆公名任好不知此台二字爲一字乎抑經中誤分一字爲二字乎叔重於壬字下云象人裹妊之形然則人之裹妊義已具於壬字中矣不當復用从女之妊字以此玗字推之蓋孕女爲妊孕子爲玗許書於妊字下云孕也旣从俗解而於子部復遺玗字孕裹子也晚生

子免身也。王象人裹妊也。何勞復有妊字。以見惟婦人能裹孕。乎明妊爲孕女之正字。卽玗爲孕子之正字也。許書於妊字下。出娠字曰女妊身動也。據毛詩載震載肅。昭元年左傳。邑姜方震太叔。妊身動之字。止當作震娠。亦俗字。許氏因俗有娠字。遂牽連以孕釋妊。賴此玗字。以明妊字之正解。兼著娠字之俗也。古男女皆稱子。然子究男子之專稱。故男直曰男子。亦徑曰子女。則曰女子。又子爲男子之美稱。又子女玉帛。尤分別明瞭。故雖孕字。挽字皆从子。仍不妨分別。孕女爲妊。孕子爲玗也。德公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其名玗者。蓋取得幼子之祥歟。其詞曰畏龔威忌。猶武公德公銘鐘之意。以樂其民。以口口大夫以喜諸士。較之規模。視武公德公爲遠大。宜其得食善馬者。三百人之力。以脫韓原之難。卒霸西戎。益國十二開。

地千里也穆公未嘗特立時所云分器是時者蓋其兄宣公所立之密時歟鑄字下蓋是辟字文選千辟萬灌言鑄事也積古釋爲辟字無以言之喜字甚明顯德公鐘下口字漫損積古遂釋爲豈字矣壬寅六月廿五日過馬莊聞書

跋秦公鞶鐘文拓本爲吳平齋作

弟一字是古文秦字畏龔威忌事見史記秦本紀余昔爲程蘭川作秦公鞶鐘攷甚辨蘭川狃於成說與余爭執今蘭川已殉難金陵其拓本極精乃桂未谷舊藏想燬於賊氛矣此秦公鞶鐘余所得於六舟上人者與此蓋近年同時拓本也平齋藏齊侯鬯故以名室然其字从三田定非鬯字古器銘亦無起句卽著出某人某器之例沿阮師舊說如吳鬯析爲夜雨雷三字耳同治乙丑仲春月

跋師酉敦拓本

按西陵京秦箕皆近二京間地名此吳國得有之者如殷民七族之類既嗣商官則並虎賁及各遺民而繼治之也虎臣虎賁也以吳爲古虞字似矣又按職方氏雍州山鎮曰嶽山鄭注曰吳嶽也嶽山之下得無有國名吳者乎觀弟二拓本_吳字上从矛豈喬字耶秦之祖有中湫徐廣曰湫一作滑肉形似相段借此當爲湫人矣湫水乃上林賦八川分流之一潘岳關中記所謂涇渭灞滻豐鎬滸湫者也亦容水旁國名謂之湫矣

跋邽季敦拓本

班書地理志東平國亢父縣下云詩亭故詩國卽春秋襄十三年取邽之邽也杜預云任城亢父縣有邽亭是詩邽同字此止作寺乃兼有詩邽意矣寺季故公者蓋國爲魯所取其君邽季

歸於魯爲故公若奔它國則爲寓公也小國之君多稱字故云
寺季國亡矣猶云子孫寶用享有王者起存亡繼絕矣

跋卯敦拓本

卯作敦而敘艾伯命卯而錫之之詞也歛款借爲載始也卯蓋
世職葬事故曰始自乃先祖考於其父艾公之歿而治其窆也
昔乃祖考命乃父歿治葬人不淑爰我家室用喪者言卯之父
爲其祖治葬時葬人不善致喪敗家室也今余非敢口先公佑
惟遠者言余今日不敢比先公庇佑之遠也余憊用先公官伯
今余惟命女歿司葬宮葬人女毋敢不善者言已嗣先人之職
故命卯於已歿時爲治葬宮及葬人女毋敢不善言毋得如乃
父也以下錫器錫田字不盡可識不能強爲之訓矣艾伯蓋卯
之祖父行繼先人官職者卯則餘子族人也世爲家人墓大夫

之職者也葬宮如後世之地宮葬人卽偶伯之屬舊釋葬字爲
殉宮宮人義旣難通而前後詞氣亦全不可道理矣葬不善
而致喪家室不知所指何事想兆域被侵伐如墓大夫言爭墓
地者之訟或墓厲耳必非如後世青烏家言吉凶禍福也

跋叔舛簠拓本

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又生部曰生進也此云乳稻梁乳有進
義又乳字从孚孚者覆卵之意稻梁之在簠中藏覆而進之祖
考乳字實兼二義叔舛者人字與名也積古齋謂乳養也五穀
所以養人也於義未盡又云舛我也古人無以此爲名字者無
論命名之義不必定前人所有且豈有不著名氏而稱叔我者
乎若單稱字曰伯曰叔者則可耳

跋子祝禽鼎拓本

子者對祖父之詞祝禽者人名氏也

跋追敦拓本

依積古齋釋文然積古又自一器兩行天字皆排在行首餘同

跋張仲簋拓本

說文磻銅鐵樸石也今石之樸有璞則金之樸宜有鑢字矣釧
錫也爾雅錫謂之釧郭注云今白鐵也攷工記云金有六齊六
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
斤之齊云云注云凡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也蓋純金非以成器
必以錫和之故擇其金鑢釧鑢也鑢說文云錯銅鐵也按其字
周禮注作鐔此篆作金从虎下口蓋从呂也鑢字不可識蓋
金錫之粗滓故云錯其口也鑢是鑢字故小篆作鑢其光
其鑢段熹爲鑢鑢金之色也鑢字禾米形在上當爲黍字

字有_レ似_レ及當爲稷字_𥽿字禾米形在左其右似爪白意當爲稻字用盛黍稷稻粱者按公食大夫禮云宰夫設黍稷六簋於俎酋又云賓左擁簋粱故鄭氏於掌客注云簋稻粱器簋黍稷器也按曾伯簠簋云用盛稻粱是也然統言則不別故秦風傳曰四簋黍稷稻粱也周禮舍人鄭注曰方曰簋圓曰簠盛黍稷稻粱也此簋也而云盛黍稷稻粱亦統言則不別之意容當時用簠簋亦得通變或作簠者必兼作簋銘詞則同亦未可知也按之原釋鈹改鏐銳改鉏鑑改鏹勳改口黃改熏朮改黍糲改稻據說文秬或省作朮稷之粘者則旣言稷不得復言朮且以朮載簋於古無徵也大正尙須考此器詳言擇金鑄造及用之之法詞彌文矣張仲與史籀同時此器中亦有籀書否乎饌具之饌疑當爲載具石鼓文載字从太_𠂔此固似之矣鄭云方

籀圓籀許叔重云圓籀方籀恐方圓亦無定制隨所命名也

跋戲雷彝拓本

子者諸侯未踰年之稱也戲字見許書又部此遼又於左方古器中恆有之例雷字不見於許書兩下作中蓋卽仲字之古別
𠄎字不可識下○蓋象環形其蓋此字上有●疑象珠形丁師當是戲雷之祖若父

跋商鉅末拓本

愕乃物勒工名之人名然消卽作口尙可疑第六字似是賚之或體未必是釐字也第八字蓋卽域字說文有或無國又謂域爲或之或體此叔重好奇之論耳或字从戈从口一固是守土之義不過如邑之从口从冂尙是守之小者國字有內口外口乃合五十里七十里百里之義

內口象國都外口象四境

或字不足以眩之

也域字別从土作疆域解今謂域卽國則肇域彼四海正域彼四方可作肇國彼四海正國彼四方乎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可作國民不以封疆之界乎商頌頻用域字此域字容卽域字

程木庵藏竟甯銅鴈足鐙攷寄六舟上人

六舟上人爲程木庵拓輯彝器文字中有此鐙相傳爲建安鐙也六舟鍼剔氈印字畫朗朗若器之新脫於型者其文云竟甯元年考工二護爲內者舳銅鴈足鐙重三斤十二兩護武嗇夫翦掾廣漢主右丞賞守令尊護工卒史不禁省又一行云中宮內者第廿五受內者按班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又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尙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皆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考工室爲考工是考工爲少府之屬此器所稱工護嗇夫掾主右丞守令又皆考工之屬武霸廣漢賞

尊不禁其人名也說文護救視也護有視義工護卽監工矣表
惟縣令長之屬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其實各官屬主出納簿
者皆有嗇夫如張釋之傳虎圈嗇夫對禽獸簿之類此則考工
之屬也漢官儀司徒司空等皆有掾正曰掾副曰屬公府掾至
六百石秩亦崇矣而表不之及殊不可解表於各官屬下言掌
某事續志則或言掌或言主此主右丞者主此工之右丞也各
官屬有令丞而見於兩京器銘者或先令後丞或先丞後令其
職蓋相等也令稱守者如今署事表稱守京兆守少府漢官儀
太常太祝之屬學士下有守學士也卒史不見於前後表志而
班書儒林傳有內史大行卒史郡太守卒史郡國置百石卒史
是各官屬俱有卒史也行末省字蓋同相省察孝成鼎大官壺
杜陵壺皆言省也內者本少府之屬續志云內者令一人六百

石又引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中者中宮此中宮內者正其職若甘泉內者等則置於別宮也內者不主舡器故考工舡之以受內者說文受相付也從上下相付之受授予也從手受此云受內者正相付之義今專以承受爲義非古也第廿五者一范不僅舡一器故記其第目兩京於用器之微者往往有此以易於作僞故謹之木庵藏是器余未悉其所自來檢厲樊榭漢銅鴈足鐙歌爲馬牛槎賦者注有釋文知此鐙卽半槎物而流轉至於木庵也樊榭釋文考工二三字缺此三字不當消故知缺也三誤四尊誤麋卒誤衣省誤首中誤山因將首山二字連讀又誤中之誤固由當日考索之疏抑以見拓本不能明燼也鴈足鐙見於薛氏款識者二一黃龍元年一永始四年見於阮師相國款識者二一建昭三年一永元二年建昭鐙又詳箸於

王氏金石萃編翁氏兩京金石記張氏金石契獨此器雖有樊榭之釋文並詩而訛謬已甚翁氏始爲箸錄而元年令賞等字俱缺今乃收遁證譌誠吉金中一大快幸也六舟深自矜喜屬陳月波作剔鐙圖縮已像於盤底之間作握鍼剔刺之狀郵寄京師索同人題記又別作一幅見貽余爰爲考證如右

題竟甯銅鴈足鐙款識拓本爲潘玉泉作

說文足疋兩部首相承疋下云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爲疋大疋字亦以爲足字或曰疋字一曰疋記也許君於此字可謂翔實自隸變後足疋兩形迥殊而管子弟子職篇作問所何止益不可通此拓疋字瞭然乃確知疋字之形且疋部止𣥂𣥂兩字義取疏通與足部八十五字从足爲義者迥別可知許君云古文亦以爲足字者明其實非足

字乃古文段借也古無四聲足疋胥所皆一聲之轉耳曲禮雞
曰翰音雉曰疏趾雉飛三丈雞飛不能三丈飛高者見其趾此
器三趾卓立亦可謂之疏趾疏趾卽疋之本義矣疋與疏同音
同義而別用胥所又別爲用古文字少意在以簡御繁故段借
特多然一字數段如疋字者於部首中尤爲僅見大雅雅字本
段鳥短尾之雅又段象腓腸从止之疋至今雅疋並行竟無正
字周禮笙師舂牘應雅樂記訊疾以雅雅本樂器所以節舞段
爲雅頌字此義不見於說文可想見古人作字其難其慎而孳
乳浸多不料後來如此之支蔓無窮也然則疋之爲用何廣乎
據厲樊榭翁覃谿汪容甫所攷訂此器曾在馬半槎處後歸巴
子籍最後又歸吾友程木庵六舟上人客木庵家爲釐訂金石
文字因此鐙款識字多難辨爲剔清精拓道光戊戌寄拓本至

都余用厲樊榭原韻作詩三篇後木庵之子守恭執摯門下曾
爲題所藏彝器拓本有云卻笑木庵心侶木間中雕盡古來蟲
時余年方壯盛海內稽經諏古之儒罔不諧際摩挲金石攄發
評文幾於無日無之廿餘年來軍興不息東南文獻凋耗特甚
故人宿艸彝器晨星余亦年逾古稀老與病俱後生輩有持古
匱求爲題記者視爲過眼煙雲而已今春至吳門余病少瘥漸
有吟事養閒主人出此拓屬題知是器又從木庵歸得湖范穉
禾今自范氏歸艸堂時賢題詠甚盛余乃就足正二字義演成
一篇以補三十年前罅漏且亦翁汪及今日諸君所未經道及
也時同治庚午立夏後三日對雨並識於金獅橋巷寓齋

東洲艸堂文鈔卷六終

七

東洲艸堂文鈔卷六終

東洲艸堂文鈔卷七

道州 何紹基 子貞

題跋

校定阮氏積古齋款識釋文

一百五十四則

董武鐘 第一字侶魏字第三字侶擊字但手字作又耳又卽手也未字上侶半舞二字半其舞以爲末言鐘制也

虎父丁鼎 亞爲廟室較可據信黻爲兩弓相背可也謂鐘鼎非亞字則不必矣

申鼎 寶字下作母貝之形鼎象其耳至爲奇古申字爲名者楚有葆申見人表又楚鄭皆有公子申此字勢與吳熅及楚公鍾鐘近似可定爲楚器也子西爲王與服以保路後復改紀其政作器或在此時歟

成父癸鼎 文十一年左傳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此或其銘功之器
歟成字古文小篆改爲成而叔重仍之古義晦矣

兕父癸鼎 兕蓋犀之屬一角此象其形

秉仲鼎 按析木形不甚倡蓋爲文飾如亞字兩已字之類耳

秉字作禾作又禾字象禾形如葉穗之形他器中禾字作
禾非必如小篆作偏穗也又字別置於旁小篆易爲禾
矣

穆父丁鼎 穆自是人名侃叔之言甚謬

婦女鼎 按此或是歸氏之女所作器魯昭公母齊歸胡國之

女也又或逌婦字女旁於帚下則謂之婦彝可也古文比類

合誼偏旁兩體往往相離不屬

立矛父辛鼎

兩旁亦當是犀兕之形一角兩角或者犀一角

而兕兩角歟中有立矛與前兕形旁作執弓形同意

卓禾鼎

此當爲反陵字名陵者如逢伯之類

母乙鼎

商人尙質非必遽有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等辭以

祈黃耆綏我眉壽萬壽無疆皆周公述前王之語而商頌中

固無之彝器銘詞當與詩頌相近

戊寅父丁鼎

按月字不完卽是闕義疑口是古闕字也說文

口从月半見然則口爲月闕卽可段爲闕字矣喪字多口象







眾哭之形餘畫不能識然繁而不般小篆渾約从哭从口耳

見耐蓋周制此亦不甚似商器也

庚午父乙鼎

辰字一夕字俱疑俟攷卅史蓋卽右史二口仍

爲六書中此例甚多言則右史書之故宜掌冊命事它器

有作友字義者不相妨也古又右爻可相通段錫下絕非賴
字當是彙字易石爲日形小異耳東消去下截鐘鼎古文東
字多省下二筆作不固可作也有底曰彙取盛貝
多之意然則貝固可貫而亦可彙矣石鼓文可以彙之此彙
字腹中象缶形或卽是彙字也田四品之一夕殊不似古人
語尊下恐是廿字造器之都數也乃小篆廿字所本末作
二冊字形鄭重策命後世王言末大書敕字此其先導矣
宥父辛鼎 宥寬也侑勸也助也經典中間有段宥爲侑者此
宥字自是作器者名宥無侑食之訓儀禮祝侑注不言古文
宥作侑也此是肌撰與穆父丁鼎解同一謬說文女部
耦也或从人作是娟侑皆取人相比耦意與宥字从
無涉亞形中象弓矢形與戊寅鼎亞形中象架構形同意禹

鑄鼎象物尙無文字商周彝器於銘詞外或有象物者亦夏造殷因存古制也

旂鼎 按曰旂當釋爲白乙秦三帥有白乙此名旂者或其子也左傳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賁紀綱之僕然則錫臣下以僕殆是秦法九錫中有虎賁三百人恐亦秦制日乙不成名字上印微何足證之析木形無所取義然無說以解之恐與天形亞形等同爲刻畫之飾未必有意義也

取崩鼎蓋 按越絕書赤堊之山破而出錫今甯波府鄞縣卽因堊山得名又字勢伯黃字或今徽州之黃山黃山倡嶽又去商都不遠尤宜爲神巫所棲也巫賢爲巫咸之子若作器祀父則乙固非其父名且祀父者豈宜作器而名其父乎又諸器中父乙父丁父己父辛父癸屢見而罕有父甲父丙父

戊父庚父王者作器必偶數此卽二四六八十耳父戊間有之五爲中數作器亦可用爲數也古算法亦以十幹紀數蓋與彝器銘同意

象形父丁尊 持勺父癸尊 立鉞尊 以上三器銘皆象形爲字第一器卽尊字第二器是匱字不甚似勺說文匱柄中有道可以注水酒第三器立戊卽戊字與山形父壬尊立山卽山字皆可類推象形爲六書之本鑄鼎象物卽神禹時文字也惜不得而攷矣

山形父壬尊 古器多作雲雷而山爲雲雷之所自出又山巘爲夏后氏之尊蓋取隨山治水之義今云山之言宣也云云太迂迴矣

子孫父戊尊

按孫象跪伏形耳胚胎語太鑿

亞形父丁尊 祭爲手持肉亦此意必躬親之之義也

西宮父甲尊 西宮疑

冊父乙尊 按如此說則班布字本从竝不从珣从竝而以刀分之故曰班班卽从竝得聲从珣則無可得聲也凡分布皆爲竝而班字專爲分珣王其字蓋从竝省得聲說文有班無竝者誤也竝从竝故仍有並義孟子若是班乎注云齊等之貌是也冊字或作𠔁或作𠔁蓋以滕約簡之形較小篆作𠔁者亦有致

王主父丁尊 按王主無據一當連下曰爲字卽白字也說文曰此亦白字也白鼻也鼻有始義亦有主義此作白者豈非白之古文乎兩龍四虎娵言田所獲之盛古者畜龍故國有參龍氏御龍氏龍旣可御卽可田而獲之月令命漁師伐蛟

叔重曰龍屬無角漢武帝周處俱射蛟田獲兩龍四虎爲事所得有矣或指王所乘馬亦可通馬八尺以上爲龍說文馬怒也武也是亦可稱爲虎要之較讐服二虓虎之解爲安耳舩字亦罕據疑不能明也

東彝 按特爲練祭造器於經典無徵此與耐父乙尊釋爲飲耐而作祭器同一肌解不如以東爲人名之安也

子執旂彝 按爾雅素錦綢杠又有繆旒等制此旂形豐其上段及橫處象綢旒等也其意精矣

史彝 按射器有中所以盛筭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闢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詳鄉射禮此蓋象執中之形射事所用也若是史字不應上下細大不均若此

襄彝

襄字未安字剝其半也

雕伯癸彝 雕字尙宜審

好父辛彝 立戈形之下當是旅字好字亦未確下尙有彡宜

更詳之

立矢父戊彝 按人非元卽元古元元蓋通用名元者多矣名

元者罕見此定爲元字可矣不必爲立矢也

虎父戊卣 按此卣與彝蓋一人所作器卽元字說文無

●字其實橫之爲一引之爲一爲一頓之爲一皆此字也

元爲物始从●尤合可補許書之闕

丁琥卣 按說文琥發兵瑞玉爲虎文此琥字亦但虎形想發

兵瑞玉亦琢此形也禮器琥璜爵此器豈卽以配琥玉者乎

周禮以白琥禮西方亦當以爵配之也蓋與器孫字下截一

肖跪伏一肖嬉恣而子無兩形也

丁師由 按疑是麗字說文麗沛國縣字在左恐是自字
館當是山自之名因以為地名後世遂有鄜縣也古从雨从
水字多通段雷即冲字且可段借為仲也此人名或是隨仲
耳但隨或是名字不必定是沛地也訝或是玉名或是寶珠
之名或作○以象璧形要是一物不必謂珎一珠一也

余爵壺 余下一字未敢信為爵字

亞舟爵 下當為卩字所以薦物與舟同義其字甚明顯非必
為舟字之泐也

系爵 按以繚釋系附會之至篆文彌飾未必定作𠄎形也因
思古文彝字皆作𠄎雖開有變化然大致不離此形小篆
改為𠄎从系系綦也𠄎持米器中實也彝中實米無此事
理系象綦飾則8形似之豈因左方略倡𠄎形故易為米

字耶此字於古文二篆遞變之理未能解也增記於此

辛父辛爵

人未必定是辛字當仍是子字變易耳

守冊父已爵

按冊之札長短不一中有二編蓋以繩橫母之

小篆其五直舉大數古文中或四直或五直或分兩形要止作一冊字讀此左右各三直亦止是一冊字它器有分左右釋爲兩冊字者非也冊命止一豈有二乎

子父已爵

按說文族矢鏐也東之族族也从从矢於所以

標眾眾矢之所集以於爲眾矢之所集語殊未安古人制器必作文飾矢鏐制雖小然橢圓出鐵鏐蓋肖旌旂之旂故其字从矢从於耳此肖雙矢有架矢形倒戾於架上與族爲矢鏐無涉謂之用與曰同者非也爾雅矢雉引延陳也永義引延長也矢有陳義卽與引延同有長義矢由近及遠也正

鵠一而矢聚焉矢又有集聚義左傳親集矢于其目雖一矢亦言集族字引伸段借爲宗族字族屬也由長義集義引伸也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束矢其搜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宗屬字所以段族爲義歟

庚觶 按說文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已象人齋段注謂小徐駁李陽冰說象人兩手把干立不可從今各本篆皆從陽冰非也中口者象人齋段氏之說精矣然無以解从干之義乃觀鐘鼎古文下多从人已非干字矣此器上从●下从人其非干字更明瞭小篆𠄎字直是誤耳或叔重本不誤而後人改之今隸體作庚不作干形想亦有自來也

召夫角 召夫之釋實不可據不如闕疑也如此下截明是子

字

庚申父丁角 按宰下當卽是虎字木字蓋爲文飾耳古以虎
名者多矣宰虎則或是召虎或是王子虎未可知朝朝夕夕
容夕亦有冊命也祀上不倡乙字王錫貝令作祭祀之器角
有五耳角之數崇卽因貝五朋耶庚字下垂雙歧如前庚解
不必定是庚丙兩字此器文甚乃定爲商物不可解
亞敦 按作足迹形者手持之變也兩又爲內向兩止爲蚺
外向此兩足迹形皆內向與𠂔同意龜主守貝主用說甚確
主用故从手持形主守故从足迹內向形也守必手足其之
也

𠂔敦

此上爲貝字非見字𠂔字未爲確也

子商𠂔

按春秋時可稱宋爲子商在商時不能自稱爲子商

也此必非商器矣蓋字亦未確

琯戈 如此說八寶平闇可謂既精且鑿矣

子執旂句兵 面作執旂形背不當作兒字

楚公鍾鐘 按夜雨雷鐘余既釋爲吳雷且定爲莊王旅器矣

此鐘當是其王審所作審古止作𠂔此古文未得其篆法楚
在其國稱王而作器尙稱公也𠂔字是專與否未可定亦
侶𠂔字也或是魯字耶

楚良臣余義鐘 僕字疑余下一字當釋爲若字余萬迹解得
太費力

祿康鐘 惟純佑賓啟朕身甬字下七字當如此釋也寅身不
必爲韻

叔丁寶林鐘 按豈下字不可識原釋爲能或它有所證也古

能字讀如台與豈字疊韻豈豈能成句無庸易爲熊熊也
古文魯旅同字皆作卽降余魯多福卽降旅多福見虢叔大
林鐘惟康右屯爲句旅用寅啟士身爲句旅者眾也祿康鐘
銘云寅啟朕身穌于永命此銘同之朕字易士字耳天子之
士猶士也朕與士無二也皇帝自稱朕者秦法非古也

邢叔鐘 按母不可爲名當是設喈爲收爲敏也體亦非字或
設或顯不能定也屯上非畧字疑是賁字也賁飾也大也亦
有錫予意第二行文祖接三行皇考是下無關文也母不敢
弗帥用文祖皇考帥字非句不得與德吉爲韻

宗周鐘 按此昭王南征不復寘王征蠻荆紀征伐之功而作
鐘也曰王肇建相文武羣羣土者史記周本紀厲王及難太
子靜得脫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太子長於太公家

二相其立之是爲宣王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
諸侯復宗周是此銘之發端也南國服要敢伯虐我土王寧
伐其至戮伐乃都追言昭王之南征也服要猶言要服左傳
言昭王南征是興師討楚矣與此文合史記謂昭王南巡狩
不返卒於江上豈有巡狩盛典而楚無故害王者乎曰服要
迺遣間來逆昭王遣間者非善使來逆者卽南征不復之事
或竟行弑逆或膠舟沈江如左傳所云問諸水濱也諱其事
故稱來逆昭作邵者古文通段也曰南人東人具見廿有六
邦言東南諸侯共見此事所謂聲罪致討也釋之爲節頗費
解矣曰惟皇上帝明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無競我惟嗣配
皇天者言命將行師期于成功乃克嗣先業以配天也曰王
對作宗周寶鼎云云者宣王中興天下復宗周不別命名而

謂之宗周寶鐘且極言鐘聲之盛美頌禱之詞至云割其萬
年峻保四國宣王於是有多心焉傳至幽王而敗於驪山周
室益衰豈非盈滿爲災歟采芑詩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正指
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執訊狝醜蠻荆來威卽此銘所謂有成
無競也昭王不復歷穆共懿孝夷厲六王至宣王始行征討
然此銘及采芑詩倡亦未有大創者宜乎齊桓創霸尙云昭
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也釋文俱依原釋惟造改釋逆峻疑
是允烹它豈三字難瞭利旁工害旁未審所以耳成字疑
寫者有誤

虢叔大林鐘

按此釋解大林鐘義甚核虢叔當是周之卿士

愷字作

𢇛

恐从說文古文𢇛且非必愷字也帥荆皇考威

儀帥字非句不得與德辟爲韻由天子多錫旅休由字不得

與上爲御于天子爲句謂由與假休爲韻亦未安也

楚公鐘

更定釋文曰惟八月甲申楚公旅自作吳雷鐘乃名曰身其克口口公旅其萬年壽口口口孫子其永寶

按此楚莊王作鐘名曰吳雷也甲申字旅字吳雷鐘字乃名字皆甚明确不知原釋何以未見及莊王之名史記作侶春秋作旅旅字說文作𠂔古文作𠂔鐘鼎文或作𠂔𠂔此作𠂔𠂔與說文於象旌旗下象人枉旌下義正相符古文鐘字或作𠂔此鐘字侶之蓋有省泐處耳爲𠂔字反形正是乃字名者銘曰說文無銘字古文更可知觀此知箴銘字古止作名矣鐘名吳雷者左氏傳宣八年六月楚伐舒蓼盟吳越而還是爲莊王强大之始故歸作是鐘以紀功如雷如霆以象其威必著之曰吳雷者亦猶其王得魯之賂與盟於蜀歸而作鐘謂之寶大魯鐘也銘文倒讀字亦

反向蓋作鐘範時係正書鑄成後遂成倒勢凡鑄銅器須兩
番模範方得正文此乃略之霸國粗疏轉成古異十米中等
字藉作點綴非關文義原釋必欲埒會甲拆應夾鐘之律然
則鐘高二尺豈亦中夾鐘律度乎昔年見阮儀設師出示復
齋款識宋拓本且曰中惟夜雨雷鐘最奇歷任封圻屢以祈
雨有應余讀而易其釋文如此阮師笑曰如此吾確可謂入
室操戈矣卽命書所釋於冊今此冊已燬於火吾師乘箕尾
亦忽忽八年矣記此曷勝愴惻時丁巳仲春月朔濟南旅寓
楚曾侯鐘 按楚世家自周成王封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
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貨始都郢昭王畏吳去郢北徙都都其
後自都還郢不見於史記班志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
此後復還郢似還郢亦昭王事矣此銘云徙自西陽不知卽

由都還郢否然明云徙自西陽卽決非徙自都如云西陽有先君廟不應都無先君廟也或中閒又有由都徙西陽事而史略之大約楚都屢遷皆在班志江夏南郡閒卽左傳熊摯有疾自竄於夔亦不見於世家也曾侯猶先公語亦未確楚本子爵後僭稱公稱王莊王其王作器尙稱楚公此銘稱王不知始於何時而先公稱曾侯別無證據禮記射義詩曰曾孫侯氏乃諸侯泛泛自稱之詞亦於此處不相涉也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此其晚歲矣時已入戰國去史籀已遠況有古文乎宜其近小篆也大司樂注祭尙柔商堅剛故樂無商之語望文生義殆無足辨

木鼎 第四字當是鬲字後癸亥父己鬲鼎可證

包君鼎 第三字亦伯女旁者

東鼎 束字未安

太祝鼎 首字當是子字釋爲太未安祝禽當是人名也

各鄰鼎 𠂔當是旅字下鼎字未完或是尊字亦可

市師鼎 𡗗字未甚安或是羞字也鼎上作艸太奇宜再攷

戎都鼎 漢書作比者誤本也不誤之本仍作北此自可定爲

祗字不必據此也

羌鼎 羌死二字疑羌字不倡死讀爲尸更不安

番君鼎 按𡗗當係留字𡗗西本一字留獨不可作𡗗乎

𡗗父鼎 永字亦疑遠字尙疑

唯叔鬲鼎 按在下一字未必是𡗗或是願之省當是地名誨

乃人名首字恐非惟字口叔從征歸居於𡗗誨爲作此器意

或其子弟歟

叔姬鼎 首一字疑係孟字有剝損耳

癸亥父巳鬲鼎 按徙刊收三字皆未確 𠂔乃古文命字弟

二器 𠂔字係馬字之剝損 𠂔是畀字之剝損八尺以上

爲龍七尺以上爲駟馬尙大猶貝尙豐也旣畀以貝故用作

器而馬固不可作器也

師觶鼎 𠂔字徑可釋作射不必从夜通也夜字亦太不相

倡

季嬭鼎 小臣下當是陸字古文陸作 𠂔此正倡之釋爲交

先二字俱不安也

仲偶父鼎 周伯未確倂上當是乃字

寔鼎 𠂔當是我字

康鼎 按班志趙國襄國故邢國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

內懷此鄭邢不知所在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康其名也艾伯或是其伯古文其作𠄎此或有剝落耳艾伯內右康爲句王命女嗣王守爲句嗣其先人爲王守土也又口口幽黃偉勒口口當是錫女二字也

無專鼎 按又于圖室當是恢于圖室也段灰爲恢較之次爲燔者勝矣圖室卽明堂太室明堂四達法海員亦可稱圖室殷謂之重屋縱言之此圖室平言之且其字中从四在下與四在上也官司鳩當是官司工古借紅爲工者多矣較鳩字爲安也時蓋修明堂之室無專司其工告成之後有此寵錫王遺側虎方虎字當是成字遺側方亦俱未確遺字篆形倡嘉字未敢凡改此蓋宣王中興重修明堂圖室時器也專字舊釋作惠亦可通

鬲攸从鼎

凡當釋作比

頌鼎

按𣎵字既絕不類貯字卽證以頌敦其形作𣎵下

字形作𣎵蓋中有剝落亦非實字也古積貯字止作𣎵耳

命女官司成爲句周口廿家爲句未爲不辭疑𣎵字乃賁

字大鼓謂之賁詩賁鼓維鏞樂器莫尊且重於賁鼓故特命

頌作司成而監船之用宮御者天子宮縣諸侯軒縣用鼓作

樂定非一處一處又非止一鼓言廿家者或船賁鼓二十面

也反入覲章卽載見辟王曰求厥章也求章鄭注謂求其車

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覲章如此說乃有實事覲寵殊難安

也

簋鼎

按此銘古澀不盡可解原釋猶可從矣惟羊字不必釋

作詳尊及羊固可通

亞尊 按下象二弓之形毛詩傳曰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又曰重弓重於韞中也此正倡重弓孔氏謂交韞爲顛倒置之因其簫附而顛倒之實亦卽重弓也

號叔尊 叔殷者疑號叔之女適宋者也穀尊取宜子之祥又著其爲媵器在齊子尾嫁女器之先矣

邑尊 按此人名是又字說文手足甲也信汗簡不如據說文也若腹肩拳手皆可名矣豈又濁不可名乎裘本止作𠂔象其毛此作𠂔令毛在衣外甚有致夫人當國故稱公姑三代王侯不聞有女主人公姑亦奇矣哉

馭尊 按周書篋席說文引作蓐席而於蔑字下解云勞目無精也此不知古止一字也篋席馬融王肅皆釋爲纖弱席又文王蔑德鄭注爲小德僞孔傳訓爲精微之德然則蔑義合

精微柔弱而有之矣蔑德之稱惟文王當之文明柔順小心
翼翼凡言文王之德者皆蔑德之實也其字當有从竹从木
者惜不得其確證曆字在許書甘部和也當从甘麻聲方與
全書例合今乃云从甘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爾係後人竄
附無疑蔑曆者疊韻字合訓之卽所謂微柔懿恭咸和萬民
也鐘鼎中用此二字皆言其精細任事耳此原釋車彝車字
未確也字非服卽般卽受解爲取字亦未盡安古阜亦俟
攷銘文倒行亦罕見公阜但是晉阜或秦國器乎

邑卣 按司田可通不必釋爲治田也

𣪠卣 按𣪠卽釋爲稽字可矣古文與小篆不能盡但且較
𣪠字爲勝也小篆稽字从尤取稽闕之意此古文从𠂔𠂔持
也亦有拘止意古阜未確依前取尊銘當是晉阜疑秦臣之

防晉者於此置戍亦猶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今潼關左右山阜連綿蓋其地也旂鼎稱文父白乙蓋白乙生時作器此云文考白乙蓋白乙死後作器旂與旂或是兄弟耳永下釋作福字爲安寶字已見上文不比誦字原與稽不同也

門玆旨蓋 按門玆止是一字疑是闕字也𠂔字不可識或窮之異體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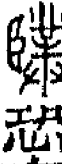
嬭妊壺 按安壺之名堊堊見此蓋取安吉之義此與穀尊同意皆女子之物說文从壺之字惟壺與壹耳於壺曰壹壺也於壹曰媻壹也安之一字盡壺之義矣

伯壺 按禽者飲之消飲从禽可消爲禽猶尊从酉可消爲酉也以爲盃字之古文不知所據謂壺有蓋故曰盃壺語尤舛

造古器有蓋者多矣獨此以蓋命名耶壺旁有攴者尊敦彝爵等字或从艸或从又皆象人手持之此壺旁攴字正其旨也

頌壺 按據此則貯字明顯詩靈雨箋云靈善也靈省作霽霽終卽令終同於張老之善頌矣

彭姬壺 彭姬彭國之女也則彭爲周同姓矣按彭本水名國蓋因之然地名彭者不一處疑古國名亦非止一彭也

史僕壺蓋 按旂鼎僕字作上段與此正相倡雖難定所从然形如一蓋从業之上有此形說文僕古文从臣作恐有誤上段形與臣字相倡也

史賓鉶 按左傳鄂卽晉之鄂侯賓者蓋卽欒其叔賓也時曲沃已盛矣其叔之爲是器其尙在未傳曲沃桓叔之先乎

鳳爵

按三代時未聞以鳳命名者鳳朋同字隰朋其卽隰鳳

歟

招觚

首一字蓋作鬬失其義矣

手執中觚

第一卷之史繇與此何異乃不釋爲子執中乎

子變兕觥

蔡亦有公子變見左傳襄公二十年

燕姬彝

按燕字不甚確古文魯旅同字此或是魯字

甕王彝

此字甚奇下著王字又難解

田彝

按蓋卽鼎字

庚姬彝

按亦可釋爲唐姬

三家彝

三家同作器墓望見之追字可通敦亦可通雕

臬伯彝

字勢甚明臬字固未甚確羞字尤疑

禽彝

按弟三字或是楚字禽視蓋人名或周公謀於伯禽及

視伯禽謀之而視往成功故曰禽右啟視王乃錫禽金也又祭公謀父亦周公之後亦當可稱周公如周公次子之例昭王南征不復穆王伐之謀父禽其渠魁得三賜而作器也

寓葬

按春秋幽爲宋地幽尹其邑長乎

霸女葬

按伯女亦未安女旁當有剝落蓋姬妊媾等字也

大保葬

按予字固不倡其字亦勉強南字其庶幾乎

印父葬

按印字不相倡或是升字或是丹字丹字从井以弟

二卷拱井形例之亦可矣又或从孔旁作半非卽飛字乎於字勢則飛近之

小臣繼葬

按𠂔字从𠂔从又當是守字下段爲从寸之變

體

从𠂔从𠂔从𠂔者从之省𠂔蓋葬字也𠂔字蓋

倚廬之名天子雖無廬墓之法然王至葬所如遠不能卽返

其有墓廬宜也王守墓廬而小臣以卽事錫貝是冢人墓大夫之屬也書顧命恤宅宗自來皆注爲憂居爲天下宗主按之經文實爲未順蓋宅宗者卽宅於倚廬也宗字卽此升字之形誤若宗字非誤者此亦當讀爲宗字也卽此而得宅宗之義又因顧命文而得此銘之義殉舟之訓真埒會過甚矣小臣之名亦非繼字

父丁彝 以卿爲慶又訓爲賜太迂回

繼彝 按此與前器出一人所造彝下當是亭字說文亭民所安定也王所暫居故亦稱亭人名是靜字下一字尤瞭然前器有剝落耳不知何以釋爲繼字

允彝 按此鄭厲公器也左傳莊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樂鄭得自宣王之朝攷三恪大室

說文邢鄭地也此邢叔卽鄭卿命於天子者故得贊王禮也
厲公名也春秋史記載厲公名突按說文突犬在穴中
也穴椹也从山人在屋下蓋以形近岐誤耳鄭武公名掘突
莊公之父厲公之祖也豈有周之懿親而祖孫同名者乎是
足以定厲公之名是穴非突矣作突者皆譌字也鄭在周爲
司徒此作司工者蓋司空也殆本作司徒而兼令作司空以
寵之乎載字是否束字未可定王者惠王也

吳彝 古吳虞同字此其唐叔虞之器乎又楚靈王滅陳五歲
而平王立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爲陳侯時周景王之十六
年也必當復請命於周故錫車袞如初立國乎然何得曰惟
王二祀也則不如仍屬之唐叔爲少安矣

檜妃彝 按廬蓋借爲簠字

陳侯敦 陳胡公娶元女太姬其後多娶姬姓女嘉者諡也

邾邶敦 不甚倡邶字

邶小子敦 按邶蓋𠄎字也說文木𠄎也𠄎篆文市俗作𠄎說

文之例古文爲建首則篆文之从古文者次之其俗作某字者亦別出篆文合𠄎字不从市𠄎字無篆文見此銘乃知許書脫一𠄎𠄎篆𠄎者篆文之市而𠄎則俗字也男上一字半作𠄎說文𠄎部有𠄎而此字下半作𠄎竟不可識左傳哀十七年宋有鄆般鄆者地名豈鄆可作𠄎本宋附庸國乎侯再攷

長生敦 長字倡矣然亦倡𠄎字𠄎从三人聲

魯伯大父敦 大字上半有剝損未可徑釋爲大字

師田父敦 王在京殊未安柴誓我商賚女商貝其卽錫貝歟

豐姑敦

以朶度之豐姑蓋寤叔之妻故叔爲作敦以享孝於

諛公又云於寤叔寤有茲敦□□亦壽且云及子孫永寶用也諛公蓋姑之父或其舅也

師遽敦

顯字蓋止从縣而又消作

彙敦

彙字未確

召伯虎敦

此虎字明白召字古文亦偁其曰六年四月自是

宣王之六年也按舊釋爲旁按仍當爲葬字中有屋形或

是葬處居宅之名而後失其音義也按舊釋爲愛按當爲

慶王制云則有慶月令曰慶賜遂行也按舊釋爲徵

柏按當爲獄訟獄字甚瞭析訟字从言从工聲與从公聲同

又从木者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也按外舊無釋按當爲號

有剝損耳按卽物字司常大夫士建物說文作勿是物勿一

字也。月舊釋爲月按當爲曰。月舊釋爲侯按當爲侯。月舊釋爲報按當爲執王在旁者在於葬厲王之所也。按史記厲王奔讒十四年而死其和立宣王以此器度之宣王之立厲王猶未死也。召伯虎告曰王告召伯虎也。康誥唐誥之例也。曰余告慶曰公及口口用獄訟爲伯父庸有成者王告所以慶賞之意也。亦我考幽伯幽姜命余告慶者以王命告於考妣也。余以邑號有司余典物者至采邑令有司稽其典冊器物言典物者卽左傳云備物典冊也。敢拜曰余旣口有司曰侯命者召伯與有司相授受之詞也。余旣一名典獻伯氏則執璧琬主對揚朕宗君者言以冊獻於幽伯復以璧告於其始祖之琬主始祖故稱宗君琬主者叔重所云大夫以石爲主也。享于宗器爲宗君作也。刺祖不得其義若以刺爲謚不

得傅刺祖豈初字之訛誤歟所傅召伯之功蓋卽其和行政之事也乃堊堊曰獄訟者堯薦舜於天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虞芮質成文王受命傳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謂知本卽召伯之先召公以聽訟甘棠之下致勿剪勿伐之思蓋自典章文物之外治天下之事未有大於獄訟者也余既下字不可識或是嚴字口形敢形尙可辨審也

留君簠

此商字疑段爲觴字

允簠 允者鄭厲公名也作司土卽司徒鄭在周之職也曰嗣鄭者厲公旣出復入國也得復爲卿士者其在魯莊公二十一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之時乎圖字明是周字伯古魯字而實非且周王何嘗有在魯之時乎虞人牧人皆司徒之職之屬還口眾虞眾牧非鄭伯在周之詞而何時惠王將居鄭矣

𣥂字不可識恐非散字周作𣥂古器銘中用點文飾字畫
閒者甚多如𣥂字往往作𣥂也錫以戎衣明爲令伐子頽之
黨也春秋鄭厲公名突按武公名掘突厲公是其孫不得同
祖名也宀形近突而誤得此器足糾寫經誤字矣

叔𣥂簠 乳養義太隔或是桴之別體乎𣥂自是名字不得訓
爲我

曾伯𣥂簠 𣥂疑从雨从𣥂或从沐不佶𣥂字石鼓文自作𣥂
不得據爲證也𣥂當是𣥂字𣥂者急也𣥂象𣥂𣥂形條勒
字往往如此不佶業字𣥂𣥂二字難識不佶段繇字

陳逆𣥂 按諸器中於𣥂字皆从𣥂作𣥂於𣥂多从𣥂从𣥂則
謂𣥂方𣥂圓者較𣥂圓𣥂方之說爲可據𣥂卽古方字也𣥂
蓋𣥂字之通段猶輔也不得釋爲𣥂字𣥂事於文隔也𣥂

疑是圓字笑不盡圓也簠簠从竹而諸簠中無作簠者惟此从竹尙存本意蓋初皆以竹爲之也壽上當仍是眉字有剝損耳近出齊侯鬲亦陳氏器余亦辨定數字阮師爲作後齊侯鬲歌者也

魯侯簠 簠字尙疑

史燕簠 此燕字疑按石鼓文有𠂔字此略倡之

甲午簠 甲午莊襄王之四十年是字疑

天錫簠 𠂔卽格字

亢盃 此亦鄭厲公器也蓋魯莊公之二十一年鄭伯享王王以后之盤鑑予之此云用作般盃卽其事矣阮師商周銅器說辨盤鑑之盤爲盤之通借引左傳定六年定之盤鑑及易盤帶兩處釋文駁杜注帶飾之訓之謬今定是器屬厲公又

得一天然左證矣鐘鼎文字足裨經傳若此

穀父𩇑

以古文握作𩇑𩇑例之此字疑从手从厥蓋𩇑字也

𩇑𩇑相段豈卽詩之𩇑父歟

司𩇑

說文蜀葵中蠶从虫上目象頭形中象其身蜎蜎此豈

蜀字歟

齊𩇑

以旅尊禮簋安壺例之齊𩇑之齊當爲齋戒字古銘器

義尙廣大不必定爲桑用也

王母𩇑

此王母其西王母乎當考穆天子傳

鄭羌伯𩇑

姜字从羊而羌从羊未必是羌伯也

曾中盤

得無是曾申乎

品父盤

品从三口此字豈是从三口耶

拍盤

惟字象短尾鳥故長其足精甚

寰盤 寰字當作寰

周龍伯戟 龍蓋古國名成二年左傳齊師伐我北鄙圍龍杜云在泰山博平南豈卽古國地歟

周距末 愕字釐字俱不甚的此末字亦倡與國爲韻

秦斤 按此權斤量刻字自元年以下爲二世所刻者凡始皇

刻石皆有二世此詔刻於後今世流傳翻撫之本有繹山刻石會稽山刻石其原石傳至今日者泰山廿九字及琅琊臺石刻皆止存二世詔且或不全其始皇刻字則無之矣始皇於金石刻中皆止稱皇帝無始字故二世詔以金石刻皆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爲皇帝而金石刻如舊傳者皆始皇後嗣之所爲者無以稱頌始皇之成功盛德而令刻此詔焉其石刻有丞相臣斯等之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

言既刻二世詔書則始皇所刻金石因得明白也金刻無丞相等云云故云刻左使無疑與刻石異詞不得以此疑史記刻石之石字爲誤也此數器實足補史記之闕且互相證明焉毆之爲也毫無可疑

好時鼎 地理志好時縣屬右扶風

汾陰侯鼎 汾陰屬河東郡

大官壺 此建武二十年也 以字乃年字櫺刻失其真耳不得釋爲選字主太僕下不倡監字蓋人名也

永建洗 按如蘇林說又證以此洗班志作提字者疑誤也

漢安魚鷺洗 班志於朱提下注云山出銀

吉羊洗 羊下作口蓋古祥字段爲祥也从言之字古多作口

耿氏鐙 此鐙想是大者故曰比二言一可當二也

書言府弩機

朱博傳云長吏自繫書言府

晉左軍戈

疑是寶戈二字

漢染梣

染梣蓋染人所用器

東洲艸堂文鈔卷七終